



吴起专页

编者的话

延安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几千年来滋养着这块土地生生不息。尤其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延安创办的培养革命文艺大军的延安鲁艺起,延安文学便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中一朵耀眼的奇葩。为繁荣本土文化,培养本土作家,即日起,本报杨家岭文艺副刊特开辟县区专页,不定期集中刊登延安各县(市、区)文学爱好者的作品。传承厚重黄土文化,赓续红色文化血脉,让文学之树常青。希望延安各县(市、区)文联、作协积极组织,踊跃参与。稿件体裁以散文、诗歌为主,其他体裁亦可。投稿邮箱:1160434317@qq.com。

校长父亲

李尔莉

家里的孩子和几十亩土地。于是三年后,父亲又申请调回乡下工作。父亲回来后,一边种地,一边上班。父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一心一意地培育着我们。

后来,父亲在教育学院进修了两年。进修期间,由于父亲表现突出,口才和文笔都出类拔萃,所以学校希望父亲能够留校,而父亲却婉言谢绝了。父亲说城里消费太大。我知道,固执的父亲总是恋家、恋土地。因为父亲常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二

由于父亲工作认真,后来,他成为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在这所小学里,父亲的“官”算最大。父亲的“官”做得并不荣耀,没有车,没有三室一厅。可是找父亲帮忙的人依然很多。今天有人找父亲写对联,明天有人找父亲写状子,父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活雷锋。

记得有一次,全班同学准备集体合影,我找父亲要五元钱。父亲听后,没完没了地唠叨。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气得大哭。父亲看到我哭了,才慢腾腾地掏出五元钱,而且是一张缺了一个角的饱经风霜的五元钱。

父亲的性格古怪,让我始终无法把他与“小学校长”这个头衔联系起来。我上学期间,若有同学来我家找我,他总是唯恐不三不四的人将我引入歧途。还记得在我上高中时的一个假期,一位已经转学的男同学给我寄来一封信,谁知信被父亲接到了。父亲把信交给我后,生气地对我说了句:“流氓小子!”气得我大哭了一场。后来,为了“保险”,父亲干脆拆开别人给我的来信看。若有男同学来信,他都将其烧毁。固执的他认为男女通信一定是因为恋

爱,我实在无法容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父亲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招还不错,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私拆我的来信。

父亲不光对我要求严格,对姐姐哥哥也同样如此。每逢周末,别家的孩子都在帮大人干活,父亲却让我们待在家好好学习。他对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里的农活,由我和你妈干,只要你们能够出人头地,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那时候,我有一种叛逆心理。父亲越叮咛我好好学习,我越是厌学。所以,每当父亲让我在家学习的时候,我不是啃课外书,就是呼呼睡大觉。一旦被父亲发现,就免不了听他那声嘶力竭的声音:“不学习,胡闹啥呢!”每当父亲的眼睛瞪得很大,嗓门扯得很高的时候,母亲就会走过来,低声劝阻父亲:“你就不能声音小一点,是不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

“婆姨女子,少管闲事!这里没你的事!”父亲的声音更高了。

父亲先是冲我们吼一阵子,然后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可是他高八度的声音还在上空盘旋着。随后,我就会背着一个半大筐子上山拔草,这是父亲对我最严厉的惩罚。

那时,父亲在哪里教学,我们就跟在哪里。我们都住在父亲办公室的那盘热乎乎的大炕上,这就让我们比其他学生的条件优越了好多。尽管每当夜里,老鼠成群结队“吱、吱、吱”地演出,尽管哥哥整夜唱着咬牙歌,姐姐整夜说着梦话,害得我彻夜难眠。但我没睡宿舍的冷床板,也不会吃学校的生米饭。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一日三餐由父亲来安排,尽管他把米饭蒸成了稀饭,把面条煮成了浆糊,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最起码不用吃学校灶上有虫的生米

老家那方硷畔

张景

今夜,月上枝头,洒一波清澈在神州大地。没有忍住,舀一壶清波,摘一把阳光,放入黑色的茶罐罐儿里,含着时间的火苗,煮啊煮……沸腾的茶语,扑鼻的香味,那么熟悉,那么敦厚,仿佛看见父亲忙碌的身影又出现在家乡的硷畔上……

硷畔是陕北乡下庄户人家大门口外的一块平地,长不过丈余,与窑洞崖面大致等宽,也是庄户人家中午、傍晚一块闲聊、唠家常、说笑打闹的一方乐土。

“硷畔山山高来硷畔畔低,硷畔上的柴垛一样样齐。硷畔上人多聚成个集,主家人勤快好人气……”

从我记事起,就听村里一些长辈们唱这样的信天游。那时候的我很是好奇,他们编歌咋就那么好听?好奇之余,我的专注点多是在我家的硷畔上,原因之一是勤劳的父亲在爷爷的嘱托下在硷畔上栽了两棵柳树。日复一日,小柳树长大了,树杈上稳稳地坐着一个喜鹊窝。夏天,我与父亲在树下乘凉时,树上的喜鹊向我问好;原因之二是我家的硷畔一年四季是最干净的,尤其是父亲的柴火垛,要多整齐就有多整齐,据父亲说,那是爷爷一直的习惯。每年夏天,我家硷畔上乘凉的人最多。他们从家长里短谈到庄稼的长势,从集市新鲜事谈到苦难岁月,从历史变迁,从岁月亘古。总之,天马行空一番后,又绕回到硷畔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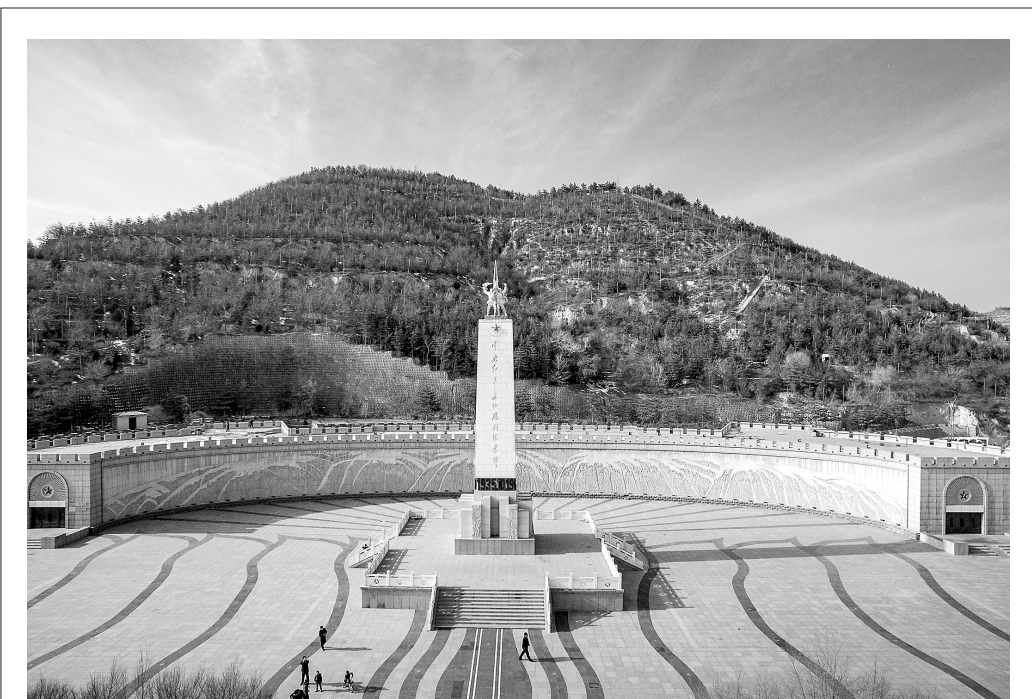
在农村,一户人家光景的好坏,从硷畔上的铺排就可窥一斑。有着几代人生活经历的硷畔,其铺排内容丰富有序。靠着院墙依次建有驴棚、羊圈、猪窝以及草料棚。在过去的年月里,写有“水草通顺”“六畜兴旺”等字的红纸牢牢贴在棚柱上,是抚弄牲口的警示,更是庄户人向往家兴业旺的美好心愿。每每谈起这些,父亲的脸上总会露出凝重的表情,偶尔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叹息声似乎是从他心肺里呼出的,沉重而绵长,带着沧桑感,然后随着他手上早烟锅里升腾的蓝烟渐升新高。当大家谈起父亲硷畔上的柴火垛时,他那黑黑的脸上立刻就有了笑容。

父亲特别注重硷畔和院落卫生,就算落根鸡毛都不行。他说,因为经常做不好这些,爷爷经常自己动手清理,常常让他感觉无地自容,时日久了,就形成了和爷爷一样的习惯。那个年代,煮饭、炒菜全靠用柴火。每年一到冬天,父亲就去砍黑刺。他把背回来的柴火树梢向外,树根向里,方方正正,齐齐地垛在硷畔上,以备母亲做饭用。我心疼父亲上了岁数还要一背一背穿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便一再要求他带上我。开始父亲不带,最终熬不住我的犟劲。走在窄窄的羊肠小道上,我觉得背上压了一座大山,好沉好沉,但找不到一处可以停靠的地方。汗水渗出我的额头,聚成水流,流进眼睛,涩得眼睛疼,而我却腾不出手擦。好不容易上了硷畔,我的脚下一软,整个人连柴倒在硷畔上。父亲一边柴柴,一边说了一句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洋气话,“人这一辈子啊,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仰望星空!”父亲说这话时若有所思,我的鼻子酸得厉害。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但是父亲在硷畔上柴柴时的那句话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窝里。

等我工作以后,父亲更老了,而他的硷畔还和以前一样干净、整齐。有一回,我和父亲去赶集,行至半道便下起了雨,还好父亲备了伞。他一手为我撑起伞,一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襟。我只顾低头往前走,随口问一句:“伞能护住你吗?”父亲大声回答我:“能!”快到硷畔时我放慢了脚步,这才听见父亲气喘得厉害!“没淋湿你吧!”我头也没回地问。他依旧大声回我:“没!”进了家门后,我站在门边看雨,父亲走过我的身边,浑身湿漉漉的。父亲看着我说:“刮风着呢,你走后面一样湿。”我忙低头招呼父亲赶紧换衣服,嘴里流进的液体咸咸的……

一个周末,我又一次想起已故的父母,想起属于我童年的一方乐土的硷畔,我决定带儿子回去看看。不巧半路风云突变,又是风又是雨。儿子说他的背包里有伞。临到村子时雨还没有停,路况不好,我们便下了车步行。我背起了儿子,努力把儿子的屁股托到最高,但我依然感觉到在我后背很吃力地往高擎着伞。雨滴欢快地跳动在伞上,像一首极其天真喜悦的歌。我大声问儿子:“你的衣服湿了没?”儿子往高擎了一下伞说:“没湿。”我努力把每一步都踏稳,儿子一只手擎着雨伞,一只手搂着我的脖子,小手温暖而润滑。快到硷畔时我又问他:“你的衣服湿了没?”儿子大声说:“没湿。”

父子俩稳稳当当站在了父亲的硷畔上。我抱起浑身湿漉漉的儿子,雨水,泪水,急速而下,挡住了我的视线……



吴起胜利山广场

袁健 摄

洛河河畔

惠哲

清晨,我总喜欢一个人沿着洛河河畔自由行走,脚步散漫,思绪天马行空。

漫步在洛河河堤,清凉微风笼罩全身。今年的夏天,阳光似乎憋屈了很久之后才狂妄地宣泄释放,一出门就觉得油腻腻、汗津津,浑身如油毡包裹着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清晨躲在河堤上,迎着习习凉风,享受着一天之中难得的好时光,这或许就是一种惬意。

瞅一瞅那一方湛蓝的天空,蓝得洁净纯粹,像一面晶莹的镜子。几缕白云或是聚合或是分开,千姿百态,自由自在。一轮残月凄凄,不甘退去却又无可奈何,只留下一抹影子回望曾经走过的痕迹。抬头仰望对面的胜利山,浓郁的绿色装满了眼睛。成片的树林密密麻麻地笼罩在山峦上,绿色的脉络和蓝色的天际勾勒出清晰的分界线。不知名的野葡萄匍匐在树下,填满了树荫下的缝隙。野草勃发,枝叶繁茂,在属于他们的季节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树荫的庇佑。偶尔裸露的灰白峭壁夹在浓绿的绿荫中,给苍苍的山脉增添了朴素厚重的印迹。崖畔上,一株俏立的翠柏庄严肃穆,漠然地注视着周围拥挤的树木。绿树相互倾轧缠绕,大概互相嫌弃你蹭了我的枝叶,我触了你的根茎,在埋怨中又不得不相互依偎,紧紧攀附。只有那株翠柏凝神屏息,安定从容。

脚下的洛河水仍旧不紧不慢地向前淌去。也许每条河流都是上天遗留在人间的眼泪,这条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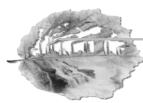
城的母亲河从来都是那么镇定从容。雨天过后,水流向前涌动,只是水色浑黄,带着土地的颜色。平日里,水色清亮,水流瘦小且狭长,偶尔在风中泛起涟漪,也匆匆流过,从不停歇也从未改变。不论她是几条川道汇聚而来,融合到一起便成就了一条齐心协力、不分彼此的洛河。洛河像一位母亲,包容着两岸子民的匆忙和不理不睬,也抚慰着他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积压的愤恨和躁动不安。

河床宽阔空旷,河岸繁茂拥挤,这才有个河床的样子。有水有草木是天意,人为建起来的鸡圈狗舍抵不过河神龙颜一怒,便让诸多挖空心思的人垂泪一场。茂盛的野草塞满了整个河床,那葱绿与洛河水的水浑黄相映,大自然的歌手在这里驻守,虫儿恣恣窸窣,蝴蝶翩翩起舞,飞鸟钻出草丛,跃过水面,叽叽喳喳蹿到远处。齐整整的野草在郁郁葱葱中泛起了黄色,不知道是天气久旱还是秋天即将到来,秋卸下并带走了绿色。

走在洛河旁,思绪如洛河水一样奔涌。人脑有时候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有时候又像老家沟底那条溪流涓涓流淌。到什么年龄,就像季节到了一个时段,无法界定什么是幸福。

我每天清晨走在这里,躲避那恼人的高温,这也渐渐成了一种习惯。当天气转凉时,我会不会坚持下去?我也不知道,走着看吧,只要活着,总该有个去处。

安逸的小城,安逸的洛河河畔。



诗歌天地

在洛水行走(外一首)

白琰

一只鸟儿,口衔石子
在北洛河边打磨得锃光瓦亮,然后
刻上狼的窘迫和苦难,并一再游告四方
人类的书写,立场不同

我看见一只蜜蜂,步履蹒跚
走进初冬的阳光,仍在大声炫耀
家在花开的地方……

洛水千年千里
一袭纤尘,从秦人铠甲抖下
麦浪便涂抹了
八百里秦川

抬头南望长安
楼已盖到百层以上,洛河两岸
庄稼人,依然种着
收不败的五谷

生长在北洛河,注定在雪天
蛰伏于窑洞,赐给麻雀几粒瘪谷吧
它会以生命的代价,来赴一场盛宴
停止杀戮,生命都是彼此依存

对着亘古的秦土长城,我顶礼膜拜
其实,没有房子的地方
靠说不是家乡
靠一块山石,我和狗对坐
彼此守护,彼此心安

我喜欢鸟儿的天空,没有
拥挤,在洛水源头
我敬畏每一颗饱满的谷粒
这才是天下久安

暮秋

一夜秋风,吹出万里晴空
上不留片云
下不动纤尘

清晨,一抹儿霜花
羞羞答答,结满南山
我看见关中道上的柿子,丰满得
妖艳欲滴

大陕北,没有秦岭担着的雄武
却,拉起来白于山区的苍茫
暮秋的阳光,刻意拉大天地距离
我在秦长城上久坐,一片瓦砾
向我诉说前世今生
我笑了,百年之后
我们将是,同祖同宗

羊,都被圈养了
寂寞了草场,也
恼恼了狼

这就是一个时代,我无法评说
敬畏天道吧,看看这千年的山高水长

一个午后,我看着父亲
和镰刀站成同样的姿势
山坡上的荞麦,结了九层以上
粒粒饱满,父亲安静地
割掉了整个秋天

无风无尘,树
走成了一排大家闺秀
每一片叶子,都珠光宝气
脚下的土地,一片金黄

走近黄昏,我亲吻苍茫大地
顺着炊烟的方向,我
触到了故乡的温暖,
我看见,高挂的灯笼下
露天的场院上,喷香的五谷
成排成行

铁边城的甘草

邵彦山

在干旱中失去的,我们向太阳讨回
在树洞里失去的,就在根和枝叶上找回
那些空心的梦。我若没梦
在异乡,就不想家;就不会
在午夜人静时分,用家乡的那些姓名
偷偷敲打,隔离中的伤感和挣扎时的慌张

生活在铁匠敲打的围城之内
多少冻僵的细雨正在被捶醒
病毒也是
我若无病,就不需甘草的甜
万物无恙,就不必在每片叶下造一个上苍
甘草,就是我的陕北民歌,我唱
放浪,气贯长虹,神仙的姥爷舅舅姨娘

咳嗽,是从民国传染过来的肺病
岁月越硬,我,越不屑去咳它